

年味的岁月记忆

■王红波

在腊月的泉州街头行走,温润的风轻轻滑过脸庞掠过枝头。江滨路上串成一串的红灯笼挂了起来,迎风飘舞。社区巷陌的摊位上,面线糊的香气直扑鼻孔。这份独属于闽南的年味,总是那么浓郁而又灵动。作为一名出生于陕西,在解放军驻泉某部坚守十余载,而后扎根于这座古城的异乡人,早就将儿时对年味的记忆揉进了刺桐烟火里,在心底催生了独特的新春记忆。

我的故乡在陕西关中。进入腊月,家家户户要趁冬日里难得的几个晴好天气,彻底扫尘除旧。除夕那天下午,父亲带着我和弟弟贴春联、挂灯笼。父亲说,春联要贴得端正,寓意一年顺遂。守岁之夜,一家人围坐炕头,嘴里咀嚼着关中人特有的“西府拼盘”“凉拌猪耳”,耳朵里不时飘进几声稀稀落落的鞭炮声,和着不断从长辈嘴巴里溢出的年俗老话。那是刻在骨血里的故乡年味,是浸润在三秦大地的厚重与热烈。

从踏入泉州军营起,带着南方温婉特质的年味让我这个北方汉子既感

陌生又觉温暖。战友们来自五湖四海,炊事班的“火头军”们纷纷亮出“绝活”,海蛎煎、土笋冻、封肉。除夕夜的部队食堂里,经常看到北方的饺子与闽南的春卷同席。战友们在色香味兼具的饭菜里,消弭了地域之别,将身心深深地融入位于祖国东南方的这一方热土。营区外的村子里,歌仔戏的唱腔此起彼伏,虽然不及故乡秦腔的豪迈,却在委婉里同样飘逸出新春的律动。

那些年月,每到春节,我会带领官兵走进部队驻地村落,帮着村民贴春联、挂灯笼,给鳏寡孤独者送些年货。这个时候,我跟着闽南乡亲学说闽南话,看他们写红底金字的闽南春联,似懂非懂听他们说“围炉”“跳火群”的年俗。乡亲们和我们围坐在一起,搓汤圆、炸枣,听他们说“新年大赚”“出入平安”的闽南祝福。我渐渐懂得,年味从来无关地域,只关乎人间的烟火与温情。泉州的年,是藏在古厝的“围炉”宴里,藏在“跳火群”的祈福中,藏在簪花围的一抹艳红里,温润细腻。而这里年味,就如同刺桐城的海风,温柔却有力量,悄悄熨帖了异乡人的乡愁。

转业后,我在泉州安家落户。腊八过后,每逢周末,我会带着家人,去

菜市场买海蛎、红团,学着做闽南的年糕。我会带着孩子去逛泉州的年货市集,看书法家在社区公园挥毫泼墨,陪爱人去簪花围,听“老泉州”讲“嗦啰哩”“拍胸舞”的年俗故事。会在除夕,给远在陕西的父母打个视频电话,再通过手机微信给亲朋好友道一句:“新年快乐!”

孩子总会问我,爸爸,我们的年,为什么既有陕西的饺子,又有泉州的春卷?这时,我总会笑着告诉他,因为我们的家,在陕西,也在泉州。陕西的年,是黄土高原的豪迈,刻着乡愁的印记。而泉州的年,是刺桐古城的温婉,藏着岁月的温情。南北年味相融,就像我在泉州的这些年,从军营到地方,再到“第二故乡”,这座城市用它的包容与温暖,接纳了一个北方汉子的乡愁,也让我在闽风陕韵里,寻到了独一份的归属感。

这些时日,泉州的街巷里年味正在悄悄浓郁。这抹年味里,藏着一城百姓对新春的美好期盼。于我而言,年味是故乡的黄土,是从东海之滨吹过来的海风,是无论走多远,都刻在心底的温暖与期盼。在这一城烟火里,我让乡愁与欢喜,岁岁相伴。

欢喜即好

■钱志鹏

闽南三地,厦门、漳州、泉州,向来嗜茶成风。自饮独啜,客来相迎,乃至生意谈判、婚丧喜庆,闽南工夫茶席皆是不可或缺的风景。一句“欢喜即好”的闽南俗语,道尽此地茶事的通透意趣。我浸淫闽南工夫茶数十载,可谓“不可一日无此君”,今择几点浅见,与同好商榷。

其一,关于发源。泉州、漳州、潮汕、莆仙之说,各有依据。与其执着于“认祖归宗”,较一时短长,不如以开放之心海纳百川,将这门雅事发扬光大——流派之争,实无意义。

其二,关于器具。茶盘、壶盏、烧水壶,佐以一撮茶米,三五好友围坐清谈,便成一场自在茶事。

讲究者则备沙铫、炭炉、孟臣壶、若琛杯、哥釉盘,器与茶合,更添雅韵。近年年轻人追捧的“围炉煮茶”与改良茶具,亦为工夫茶注入了新的活力。

其三,关于茶种。以岩茶、足火铁观音等为主流,普洱、红茶、白茶等为补充,老六堡、老六安等陈年茶品亦渐受青睐。

老茶客偏爱陈年旧韵,新茶友喜尝新枞鲜爽。择茶本就无定法,适口为珍,欢喜便佳。

其四,关于“工”与“功”。“工夫”讲的是偷闲慢煮的时光,“功夫”说的是细调慢冲的技艺,二者相辅相成。闽南工夫茶的真谛,从不在茶叶贵贱,而在慢品的闲适过程。至于吃、啜、呷、饮的品法,本就无须深究。一样茶米养百样人,有人讲究环境雅静、礼数周全,有人独爱闲坐窗下、对茶发呆。偷得浮生半日闲,便已是千金难买的快活。

放眼未来,闽南工夫茶早已是老茶客的日常课程,如何吸引年轻一代,才是传承的关键。

在讲求快捷的AI时代,与其强求年轻人静候水滚,不如顺势而为,开发咖啡茶、茶果素等新饮品,引导他们走进这门传统雅事。

于闽南这片重情重义、敢拼会赢的土地上,工夫茶从来不只是一杯饮品,更是一种“欢喜即好”的生活态度,值得我们细细研习,久久传承。

欢喜即好,即使是片刻清心也是可以有情绪价值所在,特别是现时地缘政治,经济日变的当下,没事偷着乐,一起来品尝闽南工夫茶,吃茶闲聊常爽神。

当呼吸成为歌唱的起点

■晓莉

在泉州一个普通的下午,我坐在琴房,第一次听见自己的声音——不是从喉咙里挤出来的,而是从腹部深处,像一条温热的溪流,缓缓漫过声带,抵达耳膜。

这不是奇迹,是呼吸的复苏。

我学唱歌十三年,听过许多前辈老师的建议:“你要更有感情”“你音准很好”“想象你在对谁倾诉”。这些指导像糖衣,甜而温暖,但我的声音始终飘着,找不到真正的声线。直到遇见高老师,他用简单几节课,让我第一次触摸到属于自己的声音。他谦虚笑着说:“你前面跟不同老师学习,才有了今天的进步。”

他不谈情感,不看天赋。他只问:“你吸气时,肚子是鼓起来,还是塌下去?”

那一刻,我才知道,我十年来都在用胸腔唱歌——而真正的声音,藏在横膈膜的每一次下沉里。

他把《你的眼神》切成几段,每句标注呼吸锚点:歌词片段、呼吸节点位置、技术要求。

“你的眼神”(歌词)句首前要提前深吸,腹压蓄力,无声启动。“虽然”(歌词)直接一点,不要减弱也不用渐强,直接一点,“那是你的眼神”(歌词),不要先吸气,鼓肚子,字尾音收束时,记得声音变小就好了,保持喉位稳定。

“人”这个字,他让我拆解成‘r-e-n’三个音素,然后强调:99%的注意力要放在“e”的元音共鸣上。

他不谈“唱得深情”,他说:“哪个字咬实,声带加压两成;第7字尾部声音变小,有点颤抖感。”我照做。

他不说你唱歌我听不见、太模糊



(视觉中国)

拖沓,而是说:“别唱得那么小心翼翼,直接唱出来就好——就像你要告诉别人一件事。”然后,当我最后一次完整演唱《你的眼神》时,我发现自己被歌声深深触动——并非刻意追求感动,而是当技术精确到毫厘,身体便自然为情感找到了出口。

但这条用呼吸重新定义歌唱的道路,从来不是坦途。高老师唱我的错音,声音像被揉皱的纸团卡在喉头;再唱对音,却像一条银线从颅顶直射而出,在眉骨、颧骨、下颌间弹跳。那一刻,我第一次听见——声音是有形状的,甚至能摸到它的轨迹。

他不夸学生有天赋,只指着自己的横膈膜说:“好嗓子是块好料子,但料子再好,也得会呼吸才行——呼吸,才是声音的根。”我回家练,一错再错,连呼吸都跟着乱了套。他摇头:“别用笑去掩饰紧张,声音会跟着跑调。”隔一个星期又叮嘱:“先停一停,你的身体还没学会用新方法呼吸。”

感谢老师,前几天我去KTV,竟把《亲爱的你啊》的高音完整唱上去了。我不知道是因为技术变扎实了,还是因为学会了“不和自己较劲”。

他的课,不是表演,而是声乐原理的展览。他选择用“适合你的方式”示范:不是展示标准答案,而是拆解声音的生成逻辑。

他不谈“艺术”,只剖析肌肉的协同、气流的轨迹、共振的频率。他让我明白:所谓“有感情”,不过是技术精确到一定数值后,身体自然流露的副产品;所谓“天赋”,不过是早一步完成了呼吸的肌肉记忆。

这条路没有捷径。它笨拙、枯燥,甚至无趣。但正因如此,这条路始终向每一个愿意投入的人敞开。

在泉州,这个被海风与闽南语包围的城市,一个普通人,用呼吸重新学会了唱歌——不是为了舞台,而是为了,在每一次吐纳间,听见自己。

